

故事汇 2

★★★★★

悬/疑/故/事 ★★★★★★

★★★★★★★★

美人面具
一只绣花鞋

请把我装进棺材
亡妻的约会

★★★★★
别墅公墓的深夜来电
死亡实验

致命的巧合
别看我的左眼

《故事汇》编写组

编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《故事汇》编写组 编

《故事汇》编写组 编

故事汇

2

悬疑故事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事汇2: 悬疑故事 / 《故事汇》编写组编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008-6771-5

I. ①故… II. ①故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8677号

故事汇2: 悬疑故事

出版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刘广涛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9.25
字 数 282千字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 目录

第一辑

-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美人面具 | 廖 静 · 2 | 丁先生的蜡像馆 | 童锡钧 · 26 |
| 魔鬼的坤表 | 吴 斌 · 4 | 蓝焰 | 刘自忠 · 29 |
| 传世菜谱 | 吴 斌 · 9 | 消失的神秘谷 | 滕功新 · 37 |
| 长眼睛的路灯 | 吴 斌 · 14 | 莫一大王的禁地 | 刘自忠 · 43 |
| 一只绣花鞋 | 陈玉龙 · 16 | 双龙会 | 童锡钧 · 54 |
| 藏宝图 | 李 蓬 · 18 | 血染的讫言 | 叶雪松 · 57 |

第二辑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误入鬼门关 | 岳 勇 · 62 | 亡妻的约会 | 黄守东 · 76 |
| 请把我装进棺材 | 岳 勇 · 64 | 别墅公墓的深夜来电 | 童锡钧 · 78 |
| 无头骑士 | 廖 静 · 66 | 家里有“鬼” | 童锡钧 · 81 |
| “唬弄人”唬鬼 | 宋利民 · 69 | 破译“鬼八卦” | 杨 友 · 83 |
| 丰都奇遇 | 滕功新 · 70 | 尸诈 | 李成毅 · 87 |
| 烧香引鬼来 | 黄守东 · 72 | 死亡体验 | 刘自忠 · 90 |
| 鬼楼 | 陈玉龙 · 74 | 死亡实验 | 陈玉龙 · 97 |

第三辑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“人头”探商 | 滕功新 · 100 | 致命的巧合 | 岳 勇 · 120 |
| 神农猿夫 | 滕功新 · 103 | 有人跟踪我 | 陈玉龙 · 122 |
| 货起“狐狸精” | 丰国需 · 106 | 天使的报复 | 廖 静 · 124 |
| 噩梦应验 | 顾文显 · 108 | 惊魂章鱼岛 | 李慕雪 · 126 |
| 别看我的左眼 | 童锡钧 · 109 | 人獾血战 | 顾文显 · 131 |
| 井底历险记 | 姜泽华 · 111 | 谁是真的 | 黄守东 · 134 |
| 今晚十点半 | 叶雪松 · 113 | 美丽女仆和她的男主人 | 黄守东 · 136 |
| 练胆奇情 | 叶雪松 · 116 | 复仇之眼 | 刘自忠 · 138 |

第一辑

美人面具

魔鬼的坤表

传世菜谱

长眼睛的路灯

一只绣花鞋

藏宝图

丁先生的蜡像馆

蓝焰

消失的神秘谷

莫一大王的禁地

双龙会

血染的谶言



美人面具

□廖静



1. 换脸

要不是赵健变戏法儿地给罗曼变出另外一张脸，她还真不相信自己也能人皮大换脸。

赵健是个推销员，径直敲门闯进了罗曼租住的宿舍。本来罗曼对上门推销特别反感，只是听到赵健说是推销“美人面具”，才有了点儿兴趣。

赵健絮絮叨叨说了半天，然后拿出样品给罗曼演示一番。罗曼惊呆了：原本那个英俊潇洒的东方男人一下变成了西方洋鬼子，这玩意儿真神奇。

三千元，不打折？罗曼有点儿舍不得。不过，赵健说：“美丽能打折吗？女人活的不就是一张脸吗？”

这话捅到罗曼痛处，因为她并不美丽。于是，咬咬牙，领着赵健去了趟银行，然后又折回家，当着赵健的面把那美人面具按要求套在了脸上。

世界一下变神奇了！镜子里，原本那个稀松平凡甚至自以为丑陋的女人不见了，只见肤如凝脂，眼含秋波，红唇玉鼻，当年西施、貂蝉也不过如此吧。这真是自己吗？罗曼仿佛在做梦。

这三千元，花得真值！

临走时，赵健说：“美人面具，

包管能改变您的一生，透气性能极好，跟真的一样。不过，您不能笑，一笑就穿帮了。白天用，晚上摘下来，要不了十天，您就会知道它的好处了。”

罗曼看着赵健的背影，这家伙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在哪儿呢？真想不起来了。

2. 美丽通行证

不用十天，不到十个小时，罗曼就知道它的好处了。当变成美人的罗曼刚刚踏进报社大楼时，就听到“叮里咣啷”的声音，是同事小周、小王撞到了墙上，手上的东西掉了一地，果然回头率百分之百。想当年小周还讽刺过罗曼是“丑小鸭”呢，他没想到丑小鸭真有变成白天鹅的一天。

被罗曼暗恋过的主管肖毅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一副口水巴拉的样子：“小姐，您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是罗曼啊。”罗曼脱口而出。

“您原来和我们报社的罗曼一个名啊，你们的声音也好像啊。”

没人认识她是谁了，干脆改名换姓算了，重新活一回。罗曼以原来的罗曼身份打电话休了假，然后以现在的美人罗曼身份参加了记者招聘。

当美人就是便利多多，招聘

考试没费吹灰之力。罗曼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她本来在报社就是一支好笔，写的文章备受读者赞誉，现在再加上美貌，啊！世界真是阳光灿烂，春光一片。

社长老章说：“原来的罗曼休假了，你去暂时顶替她的位置吧。好好干哟，我相信你。”

那个位置可是自己打拼了三年，拍了无数马屁才得到的，没想到，今天一应聘就坐到了，因为有了美丽这张通行证。

罗曼乐得想大笑，嘴刚刚开，假面具就变了形。罗曼吓了一跳。推销员说过，不能笑，看来只能做冷美人。想着自己冷若冰霜，不苟言笑，众生臣服脚下的模样，真是过瘾。

3. 新邻居

工作不到三天，罗曼就被“骚扰”了，肖毅没事常窜过来，向她传授当记者的经验，耐心十足。末了，还问一句：“中午还没吃饭吧？我请客。”

罗曼又想乐，赶紧绷住。自己从一进报社就暗恋着肖毅，可这傲慢的家伙对她视如草芥，没想到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唉，当美人儿真好。

老章也常来关心，嘘寒问暖。这老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般亲切了，想当初，自己可是常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啊。

报社女人居多，同办公室的阿艳是死党，最爱听罗曼说笑话，称她是“开心果”。不过现在可不行：不能笑，一笑就会穿帮的。其实整天冷着脸，也是蛮压抑的，对男人有神秘感、有吸引力，对女人可就行不通了。

有美人面具相伴的日子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快乐的，罗曼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虚荣。可惜这虚荣一到晚上就得拉下帷幕。当罗

曼独自一人在家拉下那张美人面具，恢复自己原本平常的脸孔时，她又恢复了自卑。自己称不上才高八斗，五六斗却不成问题，但因为相貌平平，辛苦打拼却成果平平。

罗曼捂着脸，不看镜子。自己的真实版本实在是噩梦。

买了美人面具不到一个星期，罗曼就有了一个新邻居，租房子的叫马一伟。这家伙长得真不敢恭维，小眼睛、塌鼻子，一脸青春痘留下的坑。不过，他挺自来熟，借个洗洁精、洁厕灵，就凑过来了。也难怪，谁不喜欢跟美女套近乎呢？

罗曼不笨，看得出他的狼子野心。不过，现在的她可看不上马一伟这样的丑男。她是美丽的白天鹅，对癞蛤蟆只会俯视。但是，安然地享受这个贱男人主动来给她拖地、做饭、换灯泡，何乐而不为？可以再一次满足她的虚荣心。

4. 花瓶的虚荣心

肖毅请罗曼吃饭了，今番已经是第七次了。她想：这位昔日的白马王子，该表白了吧。她按捺着兴奋等待着。

肖毅果然送上了玫瑰，十一朵，代表一心一意。鲜红的颜色，惹得罗曼的心都要烧起来了。肖毅说：“去我的公寓吧。”

这么快，该不是要上床吧？罗曼可不想，倒并不是吝啬自己的肉体，而是怕美人面具会穿帮。那么近的接触，又亲又吻，怎能不被揭破？

罗曼倒愿意继续安然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虚荣。看着被拒绝的肖毅失落无奈的样子，罗曼兴奋得血管膨胀：“姓肖的，你也有今天。当初你是怎么冷眼看我的？报应啊。”

罗曼备受照顾。老章曾对她说：“干吗那么辛苦？你在我们面前出现，让我们工作都不再疲惫，就是首功一件。”

看老章色眯眯的模样，罗曼直犯恶心。报社里长得标致的女人，他对哪个没动手动脚过？好在他只是占占小便宜，没到恶劣的地步。当然，老章从前对她倒是老实，因为她从前是丑女。

老章说得挺对，干吗还这么辛苦？当花瓶不挺好？这段时间，总是被艳羡的目光、男人的殷勤、遐想的梦幻包围着，罗曼一直没写什么东西。写作其实挺辛苦，真想不出自己当初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，能把大把大把的文字码起来。丑女没有依托的资本，只有靠工作来当精神动力。

5. 美丽后遗症

美人儿也会生病的，小小的咳嗽立刻引来马一伟真诚烦人的关心。看着他忙里忙外的背影，嘘寒问暖的模样，罗曼真想给他一个笑容，但她已不会笑了，当冷美人已经习惯了。

罗曼决定把马一伟介绍给阿艳，那个名为“阿艳”，实则半点儿不艳的女人。自己不需要的东西，她很乐意派送他人。

阿艳已经对罗曼有意见了，一个整天冷着脸的女人怎能不叫人疏远。马一伟对罗曼更有意见：“你把我介绍给别人，是不是嫌我太丑？”

没办法，好心没好报，丑人多半心态不正常。罗曼才懒得去理会，让马一伟继续当她的保姆吧。

美人儿罗曼终于被色狼老章骚扰了。老章趁着酒醉把她压到沙发上，还如牛般喘着粗气：“你真美，看到你，我就心神不宁。”

糟！美人面具要被揭穿了。

罗曼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往老章那里来了一下子。老章狂叫一声。这下子来得够猛，老章的宝贝差点儿报废。

得罪了上司，罗曼的日子该不好过了。

最叫罗曼感到日子不好过的是，自己的脸现在出了问题。那面具再怎么逼真精致，终究不是真皮。罗曼的脸开始瘙痒，她只好摘下面具去照镜子，已经好久没有不戴面具去照自己的丑脸了。

镜子上自己的本来面目更加丑陋，起了红色的小疹子。罗曼想起来了，推销员曾说过，晚上要摘下来的。可是自己已经接受不了原来的丑脸，情愿一直戴假面具麻痹自己，而且，因为当了美人，约会不断，晚上常有应酬，没想到现在得了后遗症。

怎么办呢？路基坏了，路面再漂亮，也坚持不了多久啊。

正在犯愁，马一伟那个丑男又来敲门了，大概又煲好了什么汤叫她喝。自己要不是美人儿，他能给自己这样的待遇吗？罗曼赶紧把美人面具重新戴好。

6. 打回原形

得罪领导的日子真不好过。老章一改猫脸，变成狗脸了。罗曼因为甜蜜的日子过惯了，已好久没有写稿。老章以此为由，在会上批得她狗血淋头。相较而言，他对以前的自己还算客气的了。

工资也给扣了。按照规定倒是真该扣，只是从前被老章给包庇了，这老东西！罗曼真恨不得他被车撞死，被水溺死。其实，有这心思的何止她一人？

雪上加霜。罗曼发现肖毅和一个根本没她漂亮的女人手挽手逛街。她虽然没答应肖毅，但早已芳心暗许了。

肖毅对此供认不讳：他早交

了女友，虽然不算漂亮，但性格、家世、工作都适合他。他还坦诚地说：“谁叫你这么漂亮，叫人不动心思都难。我是真喜欢你，可惜我已有女友了，怎么办？我也好难，我真的喜欢你。”

肖毅样子挺真诚，眼神依旧贪婪。罗曼真想给他一巴掌。自己原来只是一条充满腥味的鱼，猫儿们围着她“喵喵”叫，只不过想吃她，地位绝对不能和母猫们比。

什么十一朵一心一意的玫瑰，真是讽刺。

原本膨胀的虚荣心迅速缩水。不过，现在最让她头痛的还是自己开始溃烂的脸。罗曼去了医院，医生开了些治皮肤病的药，说保持透气，不和皮革制品接触就行。那怎么成？罗曼已经习惯了用美人面具示人，就像让一个美人突然毁容，她会是怎样的心情？

于是，罗曼找出推销员赵健留下的名片，打了电话。

赵健说：“我早说过，美人面具是不能依赖的。现在，你只有摘下它，不再使用。”

难道真要打回原形，恢复自己平凡的容貌？罗曼感觉赵健的声音

好熟悉，怎么那么像那个人？

7. 真面目 假面具

最消沉的时候，罗曼接到马一伟的短信，问她晚上吃什么菜，突然感觉心里暖暖的。寒冬里哪怕是一点点儿火柴的热度，也会令她全身温暖。

可自己不再漂亮了，马一伟还会这样对她好吗？她好担心。她琢磨着赵健的电话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罗曼决定向马一伟、向所有人示以真面目，戴假面具太累了。为了这个假面具，她已经一个月没笑了。母亲要来看她，她怕穿帮就给推了回去；好友阿艳也对她冷淡了许多，工作也耽误了。假如一定要用美丽换走亲情、友情、聪明才智，她宁愿不要。

由于请了几天假，没有戴面具，红疹已消了不少。罗曼闯进了马一伟家，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敲门。

马一伟惊异地看着长相平凡的罗曼，立刻又恢复了平静：“罗曼，欢迎，请进。”

换了脸，他怎么还认得出自己是罗曼？好熟悉的声音啊，仿

佛才听到过。马一伟咧着嘴在笑。她眼尖地发现了端倪，猛地扑上去，撕下马一伟的脸。

马一伟原来也戴着一张面具，是丑男面具。在这张面具下，是一张漂亮帅气的脸庞。他正是那个推销员赵健。

8. 爱情真相

一切都瞒不住了。马一伟笑着，道出了真相：“你还记得一个叫微尘的读者网友吗？他就是我，我喜欢你的文章和才气，想和你交往。可你一看到我的照片，就吓跑了，说我太漂亮，你很平凡，心里不踏实。所以，我给你推销了美人面具，原以为你成了美人就有自信和我交往。”

怪不得，第一眼看到推销员赵健，就感觉眼熟，原来他正是自己的读者。

罗曼对着镜子照了半天，端详着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她突然发现：其实自己长得并不丑，都是心理作用在作怪。两个相爱的人，在一起时间一长，会因为爱和习惯，让美和丑的概念变得模糊。

罗曼决定做回原来的自己。不过，这一回要重新开始。

魔鬼的坤表

□吴斌



1. 突发大火

消防车凄厉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。

凌晨三点，保利大厦突然失火了。经过消防队员奋力扑救，火势基本得到控制，但大厦一楼店铺“佳佳”服装超市几乎被烧了个精光。消防人员在清理现场时，意外地在“佳佳”发现一具被烧焦的尸体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警员火速赶往现场。

穆佳佳被噩梦惊醒，只见男

友阿军的一只胳膊压在她的胸前，让她胸口隐隐作痛。她还没来得及仔细回想噩梦的细节，放在枕边的手机急促地振动起来，将她又推进了另一个噩梦。

穆佳佳赶到保利大厦时，那具在废墟里被发现的尸体正被人往外抬。穆佳佳扒开看热闹的人群往里挤，说：“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让我看看是谁。”

一位戴眼镜的便衣示意让穆佳佳靠近，穆佳佳哆哆嗦嗦地揭开盖在担架上的帘布，一颗散发着焦糊臭味的、黑黢黢的头便露了出来。便衣问：“认出是谁了吗？”穆佳佳从未看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，胃一翻，蹲在地上呕吐起来。便衣盖好帘布，示意担架抬走，然后递给穆佳佳一瓶水。

好一会儿，穆佳佳才缓过来。便衣说：“我是刑侦支队的肖剑飞，你过来一下。”穆佳佳随肖剑飞来到离人群稍远一点的地方，肖剑飞问：“起火点就在你的服装超市里，目前初步分析，纵火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你想想，会不会是寻仇？”“我哪有什么仇家？我做生意一向规规矩矩。”穆佳佳望着一片狼藉的店铺，想到三年来的辛辛苦苦，自己所有的梦想，一夜之间就化为了灰烬，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泪水。“刚才那个，”肖剑飞指指远处的担架，“会不会是你们的值班人员？”“大厦有保安，我们一般不安排人值班。今天，店铺的门是我亲自锁的，里面怎么会有人？”

肖剑飞递给穆佳佳一张名片，说如果想起来什么再和他联系。

看热闹的人群慢慢散了，穆佳佳突然发觉手机在裤兜里剧烈振动，摸出来一看，阿军给她打了十几个电话。穆佳佳接通电话，一听到阿军急切的“喂喂”声，就再也忍不住，蹲到地上哭了

起来。

阿军在电话里大声问：“怎么了佳佳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穆佳佳哭着说：“阿军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除了你。阿军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！”

猛然，好像有一根刺扎进了穆佳佳的大脑，让她一下子愣住了。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再也听不见阿军电话里的声音，站起身来，把紧捏的双拳用力伸向夜空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大叫。

2. 连环车祸

第二天，肖剑飞给穆佳佳打来电话，说经过调查，证实昨晚在火灾中丧生的是穆佳佳的表妹周媛媛。穆佳佳心里一紧，赶紧开车来到停尸房。姑妈一家人早到了，肖剑飞简单作了案情介绍，然后将穆佳佳叫到一边，说：“这个案子是谋杀案，局里很重视，成立了专案组。周媛媛被谋杀和你的超市被纵火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我们并案调查。你店里没有现金，周媛媛也不值班，所以，基本上能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；周媛媛没有受到性侵害，所以，也不是见色起歹意。从凶手残害周媛媛的手法上来看，倒是有泄愤的迹象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周媛媛生前有什么仇人吗？或者说，你们有什么共同的敌人？她为什么深夜独自跑到服装超市来呢？她在超市里到底干了些什么？”

穆佳佳惊恐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从没听说过她有什么仇人。她的确有超市的钥匙，但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跑到超市来。难道，她是被别人骗来的？要不，就是她中邪了？”穆佳佳说着说着，就说不下去了，她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。

“我们查了周媛媛昨晚的通话记录，在案发时间段，显示了你

的手机号码。”肖剑飞说。

“什么？你们怀疑我？”穆佳佳惊讶不已。那时候，她正和阿军在床上，怎么可能给周媛媛打电话？

“不是，我们仔细查过，发现你的手机号被盗用过。”肖剑飞盯着穆佳佳的眼睛，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，你还有很多细节没告诉我。”

穆佳佳看着肖剑飞，半天说不出话。的确，从昨晚出事后，穆佳佳就预感有某种东西在作怪，但的确不好开口。肖剑飞从警多年，穆佳佳神情上的变化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知道她有些话不想多说，于是结束了谈话。

穆佳佳把哭哭啼啼的姑妈一家人送回家，然后开车往回走。她仔细梳理这两天的变故，发现那个天方夜谭一样的游戏，居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自己这三年来的生活，竟是一个梦。可怕的是，现在这个梦，还不知醒了没有。现在回忆，苦心经营的服装超市一把火让人烧了，看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情，那个神秘巫婆真的用咒语惩罚了自己。再仔细回忆这三年，她从一个打工妹白手起家，发展成一个家财百万的老板，运气总是出奇地好，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奇迹来解释了。难道上天真有一只手，在把握着自己的命运？现在，周媛媛死了，巫婆的警告看来不能不信了，那接下来，还会发生什么呢？

穆佳佳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，目光落在左手腕的一块坤表上。这是一块有些年头的瑞士表。难道这块表真的如巫婆所说，被她施了魔法，在带给人好运的同时，又买一送一地捆绑销售了灾难？穆佳佳的头越来越疼了。阿军是周媛媛的男朋友介绍给自己的，难道真因为这样而害了周媛媛？

还有，当时巫婆送坤表给自己时，另一个表妹周玲玲也在场，她该不会也出什么事了吧？

想到这里，穆佳佳不禁冒了一身冷汗，赶快掏出手机给周玲玲打电话，但周玲玲的手机始终关机。穆佳佳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，周玲玲这几天在上海出差，隔着千山万水，她可千万别出什么事！

有电话打进来，穆佳佳一看是阿军，手一直哆嗦，不敢接。阿军仍执着地拨打。穆佳佳想了一下，还是接通了，说：“阿军，最近这段时间你就不要来找我了，也别打电话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不要问为什么，听话！”

穆佳佳挂断了电话，眼睛里涌出泪水。如果这一切都是那块坤表引起的，那么，就只能到那个特殊的地方处理坤表，才能阻止以后的厄运。汽车出了市区，直奔西山而去。可没想到，刚到西山脚下，穆佳佳的车就被一辆货车刮蹭了，她因受轻伤入院。

接着，又有消息传来，周玲玲在上海出车祸身亡。当时，穆佳佳正坐在病床上吃面条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“哐当”一声砸在地上。她脑子全蒙了，摸出手机，却又犹豫了，不知道该不该给肖剑飞打电话。如果她讲出那个摸不着头脑的故事，肖剑飞会相信吗？

3. 神奇坤表

其实，这件事，穆佳佳自己也不信。

三年前，周媛媛失恋，闹得要死要活，为了陪她散心，穆佳佳和周玲玲随她一起到云南旅游。这一天，她们在山里迷了路，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小山村。

由于淋了雨，半夜里，周媛媛突然发起高烧。这座偏僻的小

山村交通不便，又没有医疗设施，两姐妹顿时慌了神。幸好有好心的村民指点，说离村子不远处有一座小庙，里面住着一位巫婆，她的医术很高明。

穆佳佳和周玲玲轮流背着周媛媛，跌跌撞撞来到破庙。穆佳佳上前拍门。女人的咳嗽声在庙里响起，然后，庙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穆佳佳和周玲玲望着洞开的黑漆漆的破庙，并未见有人出来，又没有灯光，不禁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黑洞洞的庙里究竟藏着的是吉还是凶。

“还不快进来？门边有桌子，上面有火柴，你们自己把灯点上吧。”咳嗽的女人在黑暗中说话了，她的声音嘶哑干涩，语速很慢，说话好像挺困难。穆佳佳赶紧按她说的点燃了一盏油灯，豆大的火苗在黑暗中跳动起来，把庙里的一切照得摇曳不定。

姐妹俩的眼睛渐渐适应过来后，发现这座小庙只有一个厅堂，正对门有张大桌子，以前应该是供奉什么仙神的，现在上面端坐着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。女人身后挂着一块已看不清颜色的大布，不知道大布后面还有什么。姐妹俩再仔细端详桌上的女人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，这是一个被毁容的女人，虽然一头枯黄的乱发在脸上披散着，但仍遮不住一条长及脖颈的刀疤。刀疤的肉往外翻，可以想象当时刀伤之深。女人的双眼瞎了，难怪她不点灯。这一定就是村民说的巫婆，但愿她的医术不像她的面容这样恐怖。

穆佳佳“扑通”在巫婆面前跪下，说：“求大师发发慈悲，我妹妹病得很重，听说您医术高明，救救她吧！”周玲玲也搀扶着周媛媛跟着跪下了。巫婆咳嗽一声，慢慢说：“我今天上午就算到了，会有三个有缘人到来，我已等了

很久。好了，你们扶她上来吧。”

姐妹俩又惊又喜，赶忙扶周媛媛上了桌子。巫婆在周媛媛背部摸索了一通，然后用手掌贴住她的肚脐。约莫一盏茶工夫，巫婆说“好”了。穆佳佳抱周媛媛下桌，猛地发现巫婆原来没有双腿，她的大腿竟从根部齐齐被斩断了！

巫婆说：“没有大碍，她只是受了风寒，喝一包草药就会退烧的。”巫婆又问：“听你们口音，是通州人吧？”“是啊，您也到过通州？”“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巫婆的表情很难捉摸，但她的声音明显柔和了不少，继续说：“你们三个能够到我这里来，就是有缘人啊，特别是你。”她一指穆佳佳：“你和我特别投缘。我虽然看不见你的样子，但听到你的声音，和我年轻时一样柔美，想必模样也和我年轻时一样娇美。”穆佳佳听到这里，偷偷伸了伸舌头。巫婆说：“我是有法力的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都可以用法力满足你们一个心愿。既然来了，那你们愿不愿意算一卦？”

在这凄冷的荒郊野外，三个女孩刚刚经历了不少波折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所以不管信不信，想到玩一玩也好，于是，报出了自己的基本资料。周媛媛和周玲玲求婚姻，穆佳佳求财运。巫婆对穆佳佳说：“你在三个人当中命相最好。不过，你真的想求大财吗？”“当然，越大越好。”穆佳佳笑嘻嘻地回答。“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，给你一样东西，让你心想事成。不过，在这个东西上，我起了咒，你千万不得违背咒语。”说着，巫婆从自己手腕上褪下一块坤表，递给穆佳佳。“这块表上有魔法，只要你戴着它，它就一定能助你事业发达，财气大旺。但是，有一点你必须记住，

既然选择了戴这块表，你就永远不能破女儿身。一旦失身，等待你的，将是无穷无尽的灾难。你记住了吗？”

4. 寺院遇险

穆佳佳当然记不住，她以为这不过是巫婆的一句玩笑。不过，她也并不是一个在生活上随便的人，所以也并不当真。可突然发迹后，一想到巫婆的话，她就感到恐惧，难道这坤表真的有魔法？前几天，是她26岁的生日，她和阿军都喝了酒，没有控制住，上了床。

现在，灾难真的来了，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，关键是以后怎么办？

周玲玲的意外车祸，也引起了肖剑飞的注意。他到上海了解到，肇事司机有跨国贩毒集团成员的背景。于是，他请示上级，决定把网撒得更大一点儿。

穆佳佳依稀记得巫婆说过，如果破了戒，只有一条途径或许能让自己少受点儿罪，那就是将这块坤表投到圆华寺德仁堂的功德箱里。

穆佳佳出院后，径直来到坐落在西山的圆华寺。穆佳佳买了香烛，先在大殿里拜了拜，然后来到德仁堂。

德仁堂里很冷清，角落里坐着一位面无表情的中年僧人。他看似在打瞌睡，可一有人往功德箱里扔钱，他就冷不丁“当”地敲一下钟。穆佳佳拜了拜，左右看看没人注意，迅速褪下腕上的坤表，往功德箱里塞去。

但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中年僧人已经来到功德箱旁，他的手一挡，说：“不可啊，施主。”

穆佳佳一惊，问：“为什么？我这是孝敬菩萨的。”

“这个太贵重了。”中年僧人一直盯着坤表看，“这块表真的是

你的吗？”

穆佳佳有些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这是偷来的不成？”说着，“咚”的一声将坤表投进了功德箱。中年僧人脸上肌肉一抽，退下了。

穆佳佳没心思在圆华寺久留，匆匆出了山门。一抬头，却发现停在停车场的车不见了。

她转了一圈，询问停车场的大妈。大妈说：“你的车不是让悟能师傅开走了吗？悟能师傅经常开别人的车下山，去治疑难杂症。我今天还纳闷，怎么家属没跟着呢，原来，你不知道啊。”“哪个悟能师傅？”“就是德仁堂的悟能师傅啊，他的医术很高明的。”穆佳佳眼前一下子闪出德仁堂那个中年僧人的影子，她来不及多想，拔腿就往山下跑去。

穆佳佳脑子全乱了：她将那块坤表投进功德箱了，为什么还会有厄运？接下来，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

拐过一个弯，突然，穆佳佳看见自己的轿车就停在路边，车门大开着。她放慢脚步，警惕地朝轿车走去。慢慢走近了，穆佳佳看见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光头男人。她心一紧，准备慢慢往回退。可是迟了，一把手枪顶住了她的腰眼。

一个男人低声喝道：“进去！”一把将她推进了车后座。

5. 峰回路转

轿车七弯八拐走了一截林间小道，最后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停下来。坐在驾驶室的那个光头男子慢慢转过头来，穆佳佳发现，他并不是在德仁堂看见的那个中年僧人。穆佳佳怒目而视，叫道：“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光头男子喝道：“不准提问！你只能老老实实回答。快说，石兰在哪

里？”“我不知道谁是石兰，快放开我！”

用手枪顶住穆佳佳的“八字胡”男子抬手一记耳光，把穆佳佳打得脑袋“嗡嗡”直响，嘴角流出了鲜血。“还不老实！你把石兰的坤表扔进功德箱里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你还敢说认识石兰？”

现在，穆佳佳明白了，原来那个巫婆叫石兰。穆佳佳隐约觉得不对劲，可到底哪里不对劲呢？穆佳佳还不知道，所以她只能装傻，说：“我真的不认识什么石兰。你们说那块表啊？那是我捡的。不过也真是邪门，自从从捡了这破表，连出两次车祸了。我妈说，这表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个便宜捡不得，要我赶快把它丢到庙里的功德箱里去。看来，我妈还真说对了，你看，我不是被你们绑了吗？”

光头男子狐疑地看着穆佳佳，问：“这块表是你捡的？在通州捡的？”“当然，我总不至于跑到外国去捡这破表吧？”两个男人听到这里，不禁面面相觑。

“老大，这娘儿们肯定是在骗咱们。石兰心狠手辣，她要到了通州，哪还有咱俩的活路？再说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找她，她躲都来不及，还敢来通州？这娘儿们八成就是石兰派来和悟净那老相好接头的，咱们给她一点儿厉害的，不信她不说出石兰的下落！”“八字胡”挥舞着手枪，一把将穆佳佳推下车。

光头男子问“八字胡”：“你把悟净怎么处置了？那块坤表拿过来没有？”“放心吧，悟净被我打晕了。等他醒来，我们早就找到石兰享福去了。”“八字胡”说着把坤表交到光头男子手上，一把揪住穆佳佳的衣领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她脸颊上比画：“识相点儿！赶快说出石兰的下

落，要不然，先给你放点儿血。”

穆佳佳后悔了。早知道有这样的危险，应该早点儿给肖剑飞讲这件玄乎的事情。可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只能听天由命。穆佳佳吓得闭了眼，却听见“噗噗”两声闷响，再睁眼看，只见“八字胡”和光头男子已经倒地身亡，他们的喉头插着血淋淋的匕首。

一位中年僧人走了出来，正是穆佳佳在德仁堂遇到的人。僧人对穆佳佳说：“不用怕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”他走到两具尸体前，用脚尖钩了钩他们的脸，搜出那块坤表，哼了一声：“悟能啊悟能，你太小瞧我了。”

“你是悟净？”穆佳佳已经从他们的言语中猜到了这位僧人的名字。她想他如果和石兰有某种特殊关系的话，兴许从他这里能解开坤表的秘密。悟净点了点头，问：“石兰要你传什么话？她现在还好吗？”

穆佳佳越来越相信，自己这三年来都生活在一个阴谋中，而周媛媛和周玲玲的死都是阴谋的一部分。穆佳佳决定搏一搏，去接近真相。她冷静地说：“我带你去找石兰。”

6. 荒村寻宝

林子里的雾气还没散去，穆佳佳费了好大劲儿，才再次找到那座小山村。在村民的指点下，她带着悟净来到石兰的那座破庙。一路上，穆佳佳已经知道石兰曾经是悟净的老婆，这个发现让穆佳佳大为惊讶。

来到庙前，庙门大开着。悟净精神一振，快步钻了进去，穆佳佳紧跟而入。穆佳佳正要开口，忽然，庙门“啞”的一声自动关了，室内一片漆黑。

穆佳佳把灯点上，悟净一下子看见了那个恐怖的女人，惊讶

得说不出话来。石兰缓缓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潘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”

悟净望着瞎眼的石兰，有些紧张，问：“你是石兰？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我一闻到那姑娘身上的气味，就知道她肯定将你带来了。”石兰“哈哈”一笑，转过头，将两个空洞的眼眶对着悟净。

悟净说：“是，你是石兰！我听出你的声音了！你可让我好找啊！”石兰干瘪地笑了两声，说：“你找我吗？你是没有忘记我，还是惦记着那张藏宝图？”

“什么藏宝图？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你不知道……”悟净上一步，又看了看身旁的穆佳佳，然后对石兰说：“我也是逼不得已才出家的。其实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”

“放屁！”石兰突然勃然大怒，指着悟净大叫，“你还敢说爱我？难道爱就是背叛吗？三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了，为了那张日本人藏黄金的藏宝图，你害死了我的父亲。就是你让我们的组织迅速垮掉，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还敢说你爱我？你说得出口吗？”

悟净难堪地摸摸光头，说：“是，当时是我一时糊涂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。你把那张图给我，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我们找到黄金后，好好地享受生活，毕竟我们以前是夫妻。”

石兰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夫妻？不错，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时，你送给我的那块坤表。说句实话，一度我曾想死了算了，可抚摸着你送给我的那块坤表，我又活了过来。”

悟净感觉石兰寒气逼人，不解地问：“那你引诱我来，是要杀

了我？”

“杀你？三年前我就可以杀你！但我毕竟没有勇气，我还心存幻想。所以，我赌了一个好玩的游戏，让老天爷来决定你的生死。”说到这里，石兰一指穆佳佳，“三年前，我把这块坤表送给这位姑娘，也就在她身上下了赌注。这三年来，她所有的财富都是我变着戏法儿给她的，条件就是不能拥有爱情。我就是要看一看，对于女人来说，爱情和财富到底哪个更重要。看看一个没有爱情的女人，就算拥有了整个世界，她到底又能撑多久。三年，这位姑娘让你多活了三年。最后，她终于撑不住了，输给了爱情。那么，我也要为我的爱情，寻找一个归宿。今天，她把你引来，这是老天爷的决定！”

穆佳佳震惊了，她愤怒地对石兰大叫：“你疯了！周媛媛和周玲玲都是你杀的！你是魔鬼！”

石兰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爱，是不择手段的。”

“凭什么？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想杀我？你这个臭婆娘！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怕你。快把那张图交出来！”悟净走上前去，死死掐住石兰的脖子。

石兰很艰难却是痛快地笑起来，眼泪都笑出来了，她说：“庙里全是炸弹，能和你死在一起，也值了。哈哈……”

悟净一哆嗦，赶忙松了手，退后一步。石兰继续说：“你们一进庙门，我就开启了自动起爆装置，只要有人离开这座庙，整个屋子立刻就会爆炸。”

庙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大家都惊恐地望着石兰。石兰端坐在大桌子上，反而很快乐。

“我也知道你带了帮手埋伏在门外，可我现在还不想杀那么多人。”石兰提高嗓门儿对门外喊：

“外面的六位兄弟，没你们的事，都散开吧。”

悟净心中一惊，一是想不到石兰耳朵这么灵；二是他明明只带来了两个人，那多出来的四个人又是谁呢？

这时，庙门“咚”的一声被撞开了，只见肖剑飞带着几名警察冲了进来。他先保护好穆佳佳，控制住悟净，然后对石兰说：“没想到吧，你逃亡这么多年，还是落网了。你控制的贩毒组织不管隐藏得多深，逃得多远，迟早一天会落入法网。我们早就破坏了你的自动起爆系统，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吧！”

穆佳佳拍着胸口，对肖剑飞

说：“好险啊！我还以为你们没收到我的信息呢，吓死我了。”

肖剑飞说：“相信警察，是你的正确选择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永远是虚无缥缈的。自己的命运，还是自己把握好，不要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。其实，你不给我发信息，我们也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你，我们一直在等待大鱼出现。”

石兰端坐在桌上没动，喃喃自语：“这个结果，大概也是老天爷的安排了。”说罢，一口咬破藏在衣领里的毒药，顿时脸色乌青，往后倒去。

悟净见状，拼命挣脱押着他的警察，上前一把扶住了石

兰，急切地喊道：“兰兰，你不能就这样死呀，你还没告诉我图在哪儿。”

石兰痉挛了一下，一只手紧紧抓住悟净戴着坤表的手腕。悟净赶忙将坤表取下来，仔细查看，然后又把后盖使劲撬开，终于看到了一行小字：宝藏，就埋藏在爱情的坟墓里。

悟净愣了半天，然后举着坤表狂叫：“我终于找到了！我找到了……”

他疯疯癫癫地往庙门外跑，但早就有警察抓住他，给他戴上了铮亮的手铐。

传世 菜谱

□吴斌

1. 乐极生悲

天外仙酒楼的厨师郑涛最近双喜临门：一是他苦苦追求了三年之久的林芊芊终于到手；二是上个星期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凭借一道做工独特的“双龙戏珠”震惊了评委，一举夺得全省烹饪大赛的冠军，成为本次大赛最大的一匹黑马。想到这些，郑涛怎能不高兴得多喝几杯呢？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郑涛，烹饪技艺突然来了个突飞猛进，也着实让同事们既惊又妒。所以，这天聚餐时，天外仙酒楼的几个哥们儿就使劲地灌他。

大家的目的是想弄清楚，这小子究竟得了什么做菜的秘诀，难道真的如传言所说，他得到了



一本神秘菜谱，才使自己的烹饪技艺出神入化？哪知，郑涛狡黠地一笑，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也。”

这一下更撩起了大家的兴趣，一来二去，就把郑涛灌迷糊了。郑涛手舞足蹈，把桌子拍得“啪啪”响，绝不承认自己得到了什么神秘菜谱。可大家怎会相信？这小子在比赛时做的那道“双龙戏珠”，大家可从没见过他做过。其

实，都是在一起混饭吃的，谁有几斤几两，大伙儿都心知肚明。若不是有高人指点，这小子哪里做得出这样的菜。

郑涛见大家不信，就歪在椅子上，拿一根筷子“叮叮咚咚”敲着碗沿说：“都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我爷爷虽说是19世纪的一代高厨，但我父亲毕竟没做过厨师，那么，到我这里也就相当于断了代。要不是我勤学苦练，哪会有今天？不过，要说聪明可以遗传吗，那也说不定。”

大家“哦”了一下，头回听他提到自己还有个大厨爷爷，不禁更感兴趣了。郑涛继续说：“想当年，我爷爷那可是个响当当的厨师啊。他12岁在酒楼当学徒，24岁立名鄂湘皖一带，是鄂菜厨师的代表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一直在当时的军管会做厨师。他做菜可是有一绝，就是特别会做剩菜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作剩菜吗？”郑涛故作神秘地环视一

圈,见大家惊讶得不敢出声,就高兴地大声说:“剩菜就是头一天没有卖完而剩下来的菜嘛!”大家听到此处,更不敢作声了,只用圆眼睛瞪着唾沫横飞的郑涛,听他说:“那个时候,粮食不够,菜更金贵,不像现在剩菜都倒了,而是第二天还要接着卖的。但人总是挑三拣四的,没有吃的了什么都吃,而有吃的了就拣好的吃,所以,这剩菜剩饭谁愿意吃呢?因此,做剩菜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爷爷的肩上。可说来也怪,凡是经我爷爷加工回炉过的剩菜,第二天都特别好卖,总是比新做的菜先卖完,而且有的人还吃上了瘾,非剩菜不吃,把其他厨师气得够呛。有一次,我爷爷因发烧三天没上班,结果,上班后一看,厨房里剩了一大堆饭菜,我爷爷就说今儿不做新菜新饭了,把这些剩的都处理掉。结果,消息走漏了出去,一些不是机关的人也偷偷端着饭钵溜进来,让机关里那些来迟了的人居然没饭菜吃了。”

听到这里,大家哗然,纷纷说:“不得了,剩菜都做成这样,那新菜就更不消说了。”“那是。每次中央和省里来领导视察开会,招待餐绝对是指名由我爷爷做。有一次,我爷爷还被军用直升机接到北京,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做菜呢。”郑涛越讲越兴奋,恨不得将肚子里听来的那一点几关于他爷爷的掌故全都倒出来。

有人啧啧感叹:“要是你爷爷活到现在的话,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啊!那你不早就发财了?不过,涛哥,你现在也是个人物了,发财还不是迟早的事?”郑涛眯起眼睛,若有所思地说:“是啊,老爷子死得太早了,没赶上现在这个好时代。”又有人道:“打死我也不信,你爷爷没给你家留下一本

传世的菜谱?”

郑涛酒劲儿上来了,就故意不答话,摆一摆手,晃晃悠悠到一边找茶去了。

其实,大家猜得没错,郑涛的确是得到了一本很有年头的菜谱。但这本菜谱的文字很艰深,由于郑涛语文水平有限,这些天来花了老大功夫,才勉强看懂了五分之一,只学会了其中的一道菜。对于这件事,他只对林芊芊一个人说过。想不到,这小丫头嘴快,满世界都知道了。

喝完酒后,大伙儿兴头正高,还要去唱歌。郑涛本不想去,但喝酒是他做东,而唱歌是人家买单,他不好不给人家面子。于是,他就歪在包间的沙发上,听大伙儿鬼哭狼嚎,自个儿只管睡觉。有人要他唱歌,他就推说自己醉了。有人把他扶起来,说里面还有间小房,到那里去睡,然后还怪笑说,马上来给他醒酒。过了一會兒,推门进来一个女孩,反手就把门锁了。郑涛明白了,他想坐起来让那女孩出去,却坐不起来。那女孩脱衣极快,光溜溜地站在了他面前。小房里暗红的玫瑰光线洒在那女孩耀眼的肌肤上,让郑涛一下子呼吸急促起来,后面的事就都记不得了。

“后面的都记不得了?”警察把手中的一张纸抖得“哗哗”作响,紧盯着郑涛。郑涛垂着头站在墙角,从昨夜到现在,他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一直都没有睡觉。昨夜,审问,写交代,折腾了半夜,等基本问题都交代了,警察才去睡觉。反正罚款也是明早的事了,于是,警察把他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。郑涛身上的东西都被搜走了,连烟都没留下。郑涛苦闷了一夜,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触了哪个霉头。但看现在这个情形,罚款倒是事小,可千万不能

让家里知道,更不能让林芊芊知道,不然就死定了。这可真是乐极生悲啊!郑涛用手指揉着太阳穴,苦着脸答道:“就这些了。昨天我喝多了,真不记得了。”

这时,走廊里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:“高所长,就这样说定了,请留步。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郑涛一听到这声音,脸都吓白了,赶紧把头拼命往下低。可他还是感觉那人就停在门口。郑涛很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裤脚在不停抖动。

“郑涛?”郑涛终于还是听见了这个要命的声音,他真想把自己的脑袋夹到裤裆里去。

2. 高价收购

说话的是天外仙酒楼的林总,郑涛只得抬头讪讪地看着他。还好,林总并未多问,他只是把管郑涛的警察拉到一边小声商量了几句,然后出去了一趟,再回来时就把郑涛带走了。

郑涛瘫在林总的车里,简直比刚才在派出所里还要难受。他想,自己嫖娼被林总撞上,看来,真被他捏住把柄了。最近,林总老在打听那本菜谱的事,他要是用这件事要挟我,怎么办?郑涛脑子里一团乱麻,偷偷用眼瞄林总。林总面无表情,像在考虑什么事。他从后视镜里看着郑涛,问:“昨夜没睡吧?先回去睡一觉,下午再来上班。”“林总,我错了,我再也不敢了。您,不会对别人说吧?”郑涛抓住机会赶紧认错,顺便也试探一下林总的口风。林总说:“你说呢?”说着笑起来。林总的笑声让郑涛直发毛,一颗心一直悬到自家楼下。

郑涛下了车,径直走到林总身边,小声说:“这次太麻烦您了。您用了多少钱?下午我把钱

带过来。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。”林总说：“钱倒是小问题，我和高所长是老朋友了。不过，小郑啊，你可没把我当朋友哦。你得到了一本好菜谱，我为你高兴，可如果是朋友的话，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嘛。你却对我推三阻四的，不够意思吧？”郑涛说：“这个……误会吧？我哪有什么菜谱……”“看来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呀！其实，我哪会害你呢？不瞒你说，我有位朋友对你这本菜谱很感兴趣，他愿意和你谈谈买卖，我这是给你创造发财的机会啊！”郑涛还在“这个这个”，林总说：“你别给我这个这个了，瞒得了别人，还瞒得了我？再说，你知道我那位朋友和林芊芊是什么关系吗？”郑涛一惊，欲详细问。林总说：“到时去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这样吧，晚上下了班你等我，我们一起去喝茶。”

晚上在听风轩茶楼，郑涛见到了林总的朋友。这是一个六十岁开外的秃顶老头儿，林总喊他魏老板。魏老板热情招呼郑涛坐，和他拉家常，谈厨艺。原来，魏老板自称是林芊芊的表舅，年轻时就是一位成名的美食家。这一下，郑涛感觉到了压力。果然，大家闲聊了一会儿后，魏老板突然话锋一转，对郑涛说：“听说你有一本菜谱？”

郑涛淡淡地说：“菜谱？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本。我有好几本呢，都是些平常玩意儿。”魏老板看了林总一眼，两人“呵呵”笑起来。林总说：“小郑啊，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。魏老板不仅对烹饪很有研究，还是一位大收藏家。他所说的那本菜谱，就是从你爷爷手上传下来的那本散落民间几百年的御厨菜谱。”

郑涛心中一惊，这还是他头一回听说这本菜谱的来历。这本

菜谱以前的确是在爷爷手上，但只知道家里人对它掖掖藏藏，想不到，竟是一本御厨菜谱。看来，它很有名堂，只是不知道，自己把它从家里偷出来会不会有麻烦。郑涛说：“不要吓我，我怎么会有御厨菜谱？真要是这样，那我不成御厨了？”魏老板意味深长地一笑：“小郑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我尝过你做的菜。”不等郑涛反应过来，魏老板马上又说：“我尝过你获奖的那道菜，‘双龙戏珠’就是御厨菜谱中的，是不是？”郑涛一愣，心想：来者不善。魏老板见郑涛不语，直接说：“小郑，那我开门见山吧，我想买下这本菜谱，你开个价吧。”

郑涛摇了摇头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卖这本菜谱。其实，就是让外人知道了有这样一本菜谱，也犯了家规。父亲知道了，不气得吐血才怪。若是爷爷活到现在，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，早拿棍子敲他的头了。林总说：“小郑啊，我知道这本菜谱是你的家传，可现在是什么时代，什么东西都还不是钱说了算？魏老板是真心实意买你的菜谱，不会亏待你的，你不妨考虑一下。”魏老板接着说：“对对对，其实，你把这本菜谱卖给我，丝毫不影响你做一代名厨，里面的内容你完全可以复印下来。这样，我有了收藏品，你也可以照学不误，而且还让你赚大钱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见郑涛低头沉思，魏老板对郑涛伸出五根手指，翻了一下：“十万元，怎么样？”

郑涛一惊，他想不到一本菜谱竟能卖到这个价，一下子让他心动了。可想来想去，这本菜谱是他从家里偷出来的，原本只想学一点儿厨艺后再偷偷还回去。真要卖，也得回家和父亲商量一下。

魏老板问：“这个价钱不满意吗？那你也可以说说看嘛。”郑涛思前想后，觉得这里面还是有蹊跷。首先，是魏老板出价过高，就算是一本古董菜谱，这个价位也是以前没听说过的，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魏老板肯花大价钱呢？其次，最重要的还是郑涛一直对这本菜谱充满好奇。因为郑涛一直没想通，写的菜谱就是让人看的，可这么多年来，家里为什么一直将它藏着呢？如果因为它是一个宝贝，一般人不准看还情有可原，可自己不就是厨师吗，祖传的手艺让自己学学也不可以吗？父亲为何要把它藏得那么深，不让自己将爷爷传下来的技艺发扬光大呢？

想到这里，郑涛看了一眼魏老板，转头对林总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没见过你们所说的那本菜谱。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，你们是怎么知道几十年前在我爷爷手上有一本御厨菜谱的？”

林总和魏老板面面相觑，没作声。

3. 往事不忘

郑涛的父亲去世了。

那晚，郑涛本想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有人高价买菜谱的事，可还在回家的路上，就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说父亲心肌梗死犯了，正送往医院。郑涛赶到医院，父亲抢救了两个多小时，不幸身亡。郑涛扑在父亲身上大哭，怪自己铸成了大错。原来，就在那晚，父亲发现藏得好好的菜谱突然不见了，一急之下就犯了病，最后竟撒手人寰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郑涛根本措手不及。

在给父亲守灵的几天里，郑涛脑子里一直都在想这本菜谱。他隐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见爷爷对父亲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就是

因为这本菜谱。记得当时爷爷拿棍子打父亲，对父亲吼：“对你说了这本菜谱不能随便看，你为什么不听？记住，以后郑家的子孙都不许做厨子！”当时，郑涛根本听不懂，但他记住了爷爷的吼声。不久，爷爷去世了，他再也没看见父亲看过那本菜谱。后来，父亲慢慢老了，自己也渐渐长大，赶上大家都下岗，他也找不到工作。那时，刚好有家酒楼在招工，郑涛就想去。父亲当时犹豫了好长时间，后来母亲说，孩子总得有口饭吃。所以，郑涛这才当上了厨师。郑涛一直以来都认为，那本菜谱是爷爷或者是爷爷的爷爷的经验总结。可现在看来，这本菜谱不那么简单。可爷爷为什么不准父亲看呢？甚至还下了“禁厨令”，为什么呢？难道真是老话说的“干一行怨一行”，或是另有隐情？这本晦涩难懂的菜谱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

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郑涛和母亲进行了长谈。可母亲也并不清楚菜谱的来历，只听父亲说过，这本菜谱好像是“文革”时期有个南下老干部交给爷爷的。大概在那个年月爷爷拼命保护了那个干部，人家信任他吧。

郑涛问：“可爷爷为什么不准爸爸看这本菜谱呢？虽然是人家的书，但看一看总可以吧？”母亲说：“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，很多事不明白，这本菜谱有祸害呀。你爷爷自从得到了那本菜谱，就遭了殃。本来是根红苗正的人，却也日日遭批斗，被人往死里整。原来，有个造反派的头头是内行人，想要得到那本菜谱。不知怎么，他就知道了那菜谱已经从那干部手中到了你爷爷那儿，他哪肯轻易放过你爷爷呢？你爷爷也是倔性子的人，任凭人家怎样死整他，扛着就不说。可怜他拖着

一身伤病，没过几年就死了。更可怜的还有你哥哥，有一次，被人家打你爷爷给吓傻了，一直到现在精神都不正常，你日后可得多照应他。”母亲说到这里就抹眼泪了，郑涛那个疯哥哥是她最大的心病。

郑涛的眼睛也红了，想不到这本菜谱给家里带来了这么多苦难。母亲沉浸到了回忆中，说：“你爷爷自从挨批斗后，人就变了许多，突然开始怨恨厨师这个职业。那时，你父亲对烹饪还是很有研究的，但你爷爷硬是不允许他做厨师。‘文革’过后，有一次，你父亲偶然找到了那本菜谱，于是偷着学习。结果被你爷爷发现，一顿好打。”郑涛很奇怪，问为什么。母亲说：“当时我也很奇怪，直到你爷爷临终时，才把话讲明。他说，这本菜谱是不能学的，那个南下干部早就警告过他，几百年来，凡是研究过此菜谱的人，最后都死得很惨。那个南下干部的祖上也是个厨师，传这本菜谱下来，本不是为厨艺，而是为了一句话。”

郑涛眼皮一跳：“什么话？”“人家说，要想保平安，这本菜谱须在国家安定之时，献给国家。当时，那个老干部就是这样说的。”母亲缓缓说，“其实，你爷爷根本不识字，要他学菜谱也办不到。他担心的是他的子孙，所以才下‘禁厨令’。你那时找工作情况特殊，且又一直不知道有菜谱这回事，所以我们就没太在意。哪知道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”

郑涛有些紧张，问：“那个老干部后来怎样了？”“早给整死了。”“那他的家属呢？”“我们从来没看见过。”“这本菜谱既然这么邪乎，这么多年了，父亲为什么不赶快把它交给国家，一了百了呢？”“唉，你也知道，你父亲

是个胆小的人，那时候看你爷爷挨整也怕了，生怕菜谱露面又生出事端来。要不是前几天看到北京的一位老人给他写的信，他还不敢说出来呢。”

“信？什么信？”“原来，那个老人就是那个南下老干部的一个老部下，他知道有这么一本菜谱，但从没见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一直在找那本菜谱。将死之际，他突然想到了你爷爷，于是，千方百计打听到你父亲的地址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你父亲写了封信。”

“父亲回了信？”“是啊。你父亲说，你爷爷答应过人家的事，就一定要替人家办到，做人要守信。所以，你父亲这才发现菜谱不见了。”母亲的眼里又充满了眼泪。

郑涛的眼里也有了泪花。他想不到，这本历经几百年的小小的菜谱背后，竟维系着一代又一代人沉甸甸的承诺。与这份承诺相比，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这时，郑涛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：“那时整爷爷的那个造反派头头还在不在？”“不知道，很多年没见他了。”“他叫什么？”“魏忠兴，以前是你爷爷手下一个学徒的小伙计。”

“他也姓魏？”郑涛猛然想到了魏老板，一股寒意自脚底而生。

4. 车站惊魂

郑涛赶紧将菜谱放到了银行保险柜里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谁也丢不起。想到母亲曾说过“凡是研究过此菜谱的人，最后都死得很惨”这句话，这几天来他的眼皮就一直跳，行事也格外注意。他想，如果这个魏老板就是当年的那个魏忠兴，当年他没抢到手，现在又苦苦追着这本菜谱不放，看来，它的后面应该还有故事。

这天下班回家，郑涛突然接

到一个长途电话，是北京的那个老人打来的。当他听说郑涛的父亲已去世，哀伤了一阵。郑涛说，他已经知道菜谱的事，请老人家放心，既然是多年前那位老干部转托爷爷保管的，那他现在一定会了却祖辈的心愿，把它拿出来献给国家。他还请老人在北京联系一下有关部门，办好后，他会亲自去一趟北京。老人在电话里激动无比，连说老首长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。

上火车前，郑涛想起来应该给林芊芊打个电话，他突然感觉这次去北京也许凶多吉少。可还没等他拨通林芊芊的手机，自己的电话先响了。是林总打来的，他在电话里先替郑涛惋惜了一阵，然后话头一挑，威胁郑涛：“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够意思，那我就只有把那事告诉林芊芊了。”

郑涛一阵恶心，他立刻明白了，这一切其实是人家早就设计好的圈套。既然对手如此阴险，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圈套等待着自已呢？

林芊芊的电话马上打了过来，郑涛不敢接。接了又能说些什么呢？三年的苦心经营，难道眼看着毁于一旦吗？可做人要爱憎分明，要有立场。想到这里，郑涛不禁叹了口气，关了手机。

列车就要开了，郑涛在座位上坐好，把随身携带的挎包放在双腿上，朝四周瞄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，一颗心这才稍稍安了点儿。车厢里人很多，大家挤来挤去，一身臭汗。郑涛突然发现三个陌生的大汉朝他这边挤来，他赶忙攥住挎包，站起身来向一边的卫生间走去。他希望这只是自己一时神经过敏，那三人并不是来找他的。

但那三人正是来找他的，其中一人已拉住了他的挎包带子，

笑着说：“怎么，欠了钱就想溜？”郑涛大声说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！”说着便往两边看，寻求帮助。但车厢里实在太嘈杂了，只有周围的几个人看出了名堂，想到他们可能会打架，便下意识地往边上躲了躲。有了空隙，郑涛准备跑，但那三人比郑涛动作更快，一下子抢过了郑涛的挎包，并将他架住。郑涛想喊，但身上突然被什么东西冷不丁扎了一下，就没有了力气，舌头也僵住了，任凭他们架着走。

下车的时候，列车员忙问怎么回事。三人答：“我们这位朋友突然心脏病犯了，不能坐车了。”列车员赶紧朝东边指了指，说：“铁路医院就在那边，出站后赶快叫车。”三人道了谢，架着郑涛快速走了出来。

站台外，一辆车正等着。

5. 菜谱之谜

郑涛醒来时，模模糊糊看见一个人正在边翻他的挎包边嘀咕。郑涛定睛一看，那个翻包人竟是林总。屋子里站了好几个人，秃顶的魏老板坐在一旁抽闷烟。郑涛冷笑一声，知道他们在找什么，但他们不会找着的。

从郑涛挎包里搜出来的几本书早就被扔在了桌子上，那是几本郑涛在书店里买来的菜谱，被人翻得七零八落，像是受了凌辱，又像是在嘲笑找它们的那些人。魏老板猛地一拍桌子，站起来，翻着死鱼眼睛对郑涛吼道：“翻脸了啊！你再把菜谱交出来，我可真的翻脸了啊！”

郑涛瞥了他一眼，轻轻地说：“菜谱不都在这儿吗？”话未说完，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郑涛脸上，把他打得一缩。

“给脸不要脸！惹我发火，没你的好处！”魏老板用指头狠狠

戳着郑涛的脑门儿。郑涛被捆着，根本无还手之力。林总把挎包一丢，走过来劝住魏老板，要他不要发火。林总围着郑涛走了两圈，然后把手搭在郑涛肩上，说：“小郑啊，我们并不想为难你，我们是生意人，只想和你做买卖。只是你这样做，也就是在逼我们。你不要让我们为难，好不好？”郑涛翻着眼看他，没作声。林总继续说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们真的很想和你合作。但你要把菜谱弄到北京去，可就太失算了，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”

郑涛说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你们说的那本菜谱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我得到了那本菜谱，可那是祖传的东西，我也不会卖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魏老板鼻子里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家里祖传的东西？你可真是搞笑！”林总伸手拦住了他的话，说：“好，就如你所说，是你家祖传的东西，可总得有个价吧？一本破书，你不卖，它就永远是本破书。如果损坏了，风化了，它就狗屁不是了，是不是？再说，魏老板出十万元这个价，真的已经够高了，不信，你去打听一下行情。”

郑涛接口道：“十万元的确不少，但你们这么费心，这本菜谱应该不止值十万吧？”林总和魏老板闻言均一愣，林总笑了：“你到底是聪明人。”魏老板说：“你想要多少？好说好说……”林总眼珠一转，说：“你也是爽快人。不如咱们就来合作算了，你把菜谱拿出来，赚了钱也算你一份，怎么样？”魏老板也点头。

郑涛点点头：“我说嘛，这本菜谱不简单。”林总问：“菜谱在哪里？”“不在我这里。”

林总和魏老板一听这话，脸就变了：“你想玩儿我们？”“哪里。